

## 櫻花鉤吻鮭

原著／大島正滿 文／楊南郡 圖片提供／南天書局

我和泰雅朋友站在溪邊探視著。  
等到黑褐色的成熟魚閃出魚影時，  
早已在岩石上張弓等待的泰雅青年，立即射出一支箭。  
一聲「咻」響處，但見魚身中央部位已被刺到。  
我親眼看到神乎其技的射魚現場，心中驚嘆不已。

**大**島正滿博士從1908年到1924年曾在台灣工作，留下多篇卓越的魚類及爬蟲類研究論文，和一本著作《泰雅在招手》。

《泰雅在招手》是他於昭和10年（1935）重返台灣，從宜蘭溯蘭陽溪，越過卑亞南鞍部(思源埡口)到大甲溪上游，從事學術調查旅行時，寫下的自然生態與人文觀察記錄。當時曾被拍成記錄影片，片名也是「泰雅在招手」。

睽違熱愛的台灣12年後，映入大島正滿眼簾的泰雅族地界風土人情，是那麼鮮明、可親，所以筆下的太平山森林事業區、泰雅部落的狩獵、傳說，與志佳陽社頭目、部落青年的友情，以及發現、追蹤研究台灣產櫻花鮭的故事，情節的變換輕快，風趣而感人。他最能描述場景與人物，文中有畫，給人明朗的視覺效果。這是一本描述自然生態的最佳報導文學。

本文摘自1935年大島正滿所寫的《泰雅在招手》，描述台灣櫻花鮭被發現、鑑定、命名、更名的經過。自從1917年首次看到撒拉矛鱒，到18年後重返台灣，大島正滿始終沒有忘記等到山地平穩以後，要親自到大甲溪上游調查這種夢幻魚的願望。

1935年7月，他長途跋涉到夢幻魚棲息地，發現這種冷水魚，體側沒有外傳的朱點，卻有紅褐色橫斑，與日本北部高山溪流的陸封櫻花鮭雷同。次年提出生態學報告，建議台灣總督府指定為天然紀念物，給予永久保護。

台灣櫻花鮭的分布、形態、棲息地生態、生活史、與古地質年代極寒氣候的關係，以及保護問題，除了大島正滿博士外，尚有鹿野忠雄博士、台灣總督府天然紀念物調查會的與儀喜直技師、中村廣司囑託等人的後續研究，結果不負眾望，由台灣總督府正式指定為台灣天然紀念物，加以保護。

1985年，在日本渡邊正雄教授和國內林試所林淵霖研究員共同研究之下，從形質上分析的結果，認定台灣櫻花鮭，和日本櫻花鮭是兩個不同的亞種，因而重新定名為*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*，中文名稱是台灣櫻花鉤吻鮭，距離大島正滿最初發現並命名為撒拉矛鱒的時間，已經67個年頭了。

大島正滿博士當年發現櫻花鉤吻鮭的機緣與瘋狂研究，首次揭開牠存在的祕密，同時讓我們如夢初醒，認識到我們擁有學術地位極高的冷水魚，悠遊於高山溪流，怎麼可以不加以珍惜，不加以保護？

讓我們跟著大島正滿博士的腳步，到大甲溪上游共享初次發現櫻花鉤吻鮭的遊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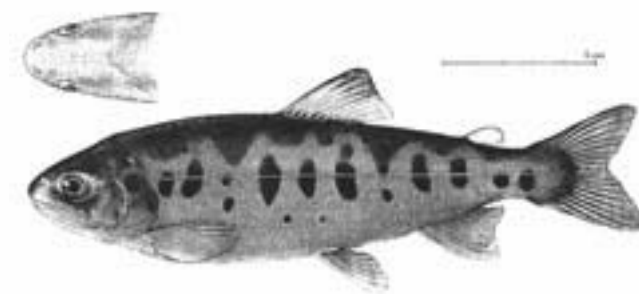
### 大甲溪源流的撒拉矛鱒

志佳陽社少女們踏著月光歡唱，十多年前美好的憧憬又浮上心頭。

早年我在美國魚類學權威喬丹博士（Dr. D.S. Jordan）門下，研究台灣產淡水魚時，所發生的一件奇事。

一天，在台灣擔任我研究助理的青木越雄君（現在他已升任水產試驗所台南支場長），寄來一封信：

「我到宜蘭濁水溪調查時，有人告訴我：從宜蘭方面越過卑亞南鞍部到猛惡的撒拉矛蕃盤踞的內山，也就是大甲溪源流，有很多一尺餘長的黑色大魚。



櫻花鉤吻鮭標本  
(摘自1938年出版之《台灣總督府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》)。

起初我沒有把這句話當一回事。但是，想了一想，覺得需要把真相弄清楚，於是交代從山地駐在所下山的警察多方打聽，假如能捕獲一隻，請他做成標本寄給我。不久後，這個警察果然把一隻現抓的寄過來。我看這是一隻漂亮的雄魚。我巴不得快快地向您報告。不過，蕃地沒有藥水保存，警察撒了鹽巴，以為這樣就可以保存。我在研究室接到手時，魚已經腐爛了一半……。」

熱帶的台灣怎麼會有代表北方的冷水魚棲息呢？是什麼時代、什麼樣的情形下游到台灣島的呢？這些是很難解開的謎題。

不期然接到大好消息，使我雀躍起來，立刻衝進喬丹博士研究室，向他報告這個驚人的消息。沒想到一向和氣、滿臉笑容的博士，搖搖頭，冷冷地說：「不可能！」他向我解釋：

冷水性的鱒魚在熱帶地方的台灣不連續地棲息的消息，從科學常識判斷，是無法令人相信的。你說，那隻鱒魚已經用鹽醃漬，想想看，你們日本人不是喜歡吃鹽漬鮭魚、鹽漬鱒嗎？我想，是在台灣的日本警察，把常吃的鹹魚很親切地帶進山區給蕃人佐餐的罷。說不定是用小船搬運時，不小心翻船，船上的鹹魚流入溪中被人撿起來的。

魚類學權威如此說，當學生的我，自然沒有抗辯的餘地。我想老師的話也有道理，溫順地離開研究室。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一眼就看到一隻魚標



大島正滿發現撒拉子鱒的歷史鏡頭（摘自1935年出版之《泰雅在招手》）。

本正恭候牠的主人回來。仔細看，發現這根本不是鹹魚，而是珍奇的鱒！

我想，爲了說服學術上頗爲堅持的老師，我非趕快到這隻鱒魚的棲息地活抓幾隻回來不可。

結果，我回到台灣，按照地圖所指，唯一通往霧社的路線，來到霧社。唉，想不到蕃地已經有Malepa、Saramao蕃在跳梁，外地人一步也跨不進去。承霧社支廳長長崎警部的善意安排，我獲得了一隻幼魚，帶著這個土產退回平地了。

後來，我想改從東部花蓮沿立霧溪進入內太魯閣，但是有被鹹首的危險，計劃還是告吹了。我想盡辦法要到現地，最後顯然是無法達到目的，退而求其次，收集曾經出現冷水魚之地的資料，雖然嚴重不足，還是寄給恩師，特別強調所發現的不是鹹魚，蕃地溪流真的有活躍的鱒魚在游。

接到報告的喬丹教授這一下大吃一驚。他立即向我說：

你發現的事實真的會震驚學術界。我跟你用共同研究的名義發表論文罷。

於是這隻魚被賦予新學名。因爲棲息於Saramao番占居之地，所以日名叫做「\_鱒」（撒拉子鱒），同時，以新學名發表熱帶的台灣島有鱒魚棲息的珍奇事實。

又過了十多年，從來沒有人試著要踏入內山蕃地，做實地瞭解，因而在撒拉子鱒的生態不明的情況下，自然地魚的種名被附上一個問號迄今。

發源於海拔一萬尺以上的次高山(雪山)、合歡山、桃山及南湖大山等峻峰的大甲溪，在上游匯集雪溪之水，猶如萬馬奔騰般湍急流下。激流源頭的次高山和南湖大山，山頂有冰河遺跡歷歷在目。

人類剛從野獸狀態脫離的年代，台灣絕不是常夏之島，而是雪片紛飛、極寒氣候刺痛肌膚的地域。這是最近研究冰期學者所証實的事實。這\_曾經被冰雪所覆蓋，那麼島上有鱒魚棲息，並非不可思議的現象。鱒、鮭類冷水魚出現於冰河時代末期，比現在早一紀的第三紀。

後來地殼開始沈降運動，台灣島和中國大陸陸塊分離，可以想見台灣西海岸當時有極冷的寒流以雷霆萬鈞之勢襲擊，直到今日每年都有寒流來襲，那麼，北方的鱒魚有可能順著這股強勁的寒流游到台灣來。

想到這兒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我又感到一連串做學問的興趣。耳旁似

乎又聽見一度阻止我去探訪的「凶蕃」那邊，傳來泰雅女子踏著月光歡唱的歌聲：

司界蘭溪的清流迴繞於次高山麓，  
看啊，高山鱒在跳躍。  
來來，來看志佳陽社罷，  
Ogaiyahan, Ogaiyahan!

(Ogaiyahan大島正滿註為「請您來，請您來」之意)

泰雅族少女們在招手，怎麼可以不去呢？一經決定，我已巴不得快快地飛向志佳陽社，束起旅裝，沿著宜蘭濁水溪溯行，揮去珠串一般流下的熱汗，朝向卑亞南鞍部進發了。

附記：快要消逝的寶貝

台灣高山的泰雅族正逐漸被日本同化了。女孩子丟棄傳統的衣服，開始著日本和服，而年輕的青少年也開始著青年團制服，我想，不久以後再也看不到傳統習俗和服飾了。但願快要消逝的寶貝能夠永久保存下來！至少要選擇一個蕃社指定為天然史蹟地，使社內住民照舊著傳統衣飾，照原始習俗過日子。

### 目標是謎樣不可思議的魚

清流中閃爍著銀鱗跳躍的魚，學術界今朝為你解開謎題。

沿著越嶺路走，一路看不盡乍隱乍現的南湖大山身影，現在要告別了。我無心地穿越白天仍然昏暗的闊葉密林，喘著氣又不斷地揮汗，步步進逼海拔1,924公尺高的卑亞南鞍部。

剛剛向中央山脈西側踏出第一步，哇，突然景觀急劇變化了。眼前的大展望是迎賓似的大峽谷和羊腸小徑嗎？不是，不是。

那是一望無盡的翠綠高原，緩緩地起伏著。高原上一些小山頭上點綴著三三兩兩的鐵杉巨木，增添了一種美麗的景趣。一陣清風吹過，但見舒爽的嫩草隨風搖擺，猶如一陣一陣波浪。

把牛羊放牧在這兒，一定好玩罷。冬日來臨時，從積雪坡滑下去更寫意罷~，想著，想著，不覺已走到卑亞南鞍部駐在所近前。

駐在所後方是稍微昏暗的小谷地。我用雙手撥開高大的芒草探視，看

到小溪流了。嚮導在我耳旁說：「這就是台灣最大激流大甲溪的水源。」我默然，無法傾吐心中的感慨。

我向岸良巡查急問：「這附近有高山鱒嗎？」

「有，很多。下游方向已經架設了魚筊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岸良巡查邊說邊帶路，走向緩緩而流的小溪。

溪流發出潺湲聲，溪水很冷。我放下溫度計，測得水溫攝氏14.9度，感覺這是適於鱒魚棲息的溫度。

岸良巡查伸手撈起魚筊。蕃名叫做sugujo的竹籠朝向下游方向架設，所以游上來的大、小溪魚都進入砲彈型的漁具。離水的瞬間，籠底傳來魚身翻跳的叭噠、叭噠聲。哦，我翻山越嶺前來探訪的目標，不是正要現身了嗎？我心跳加劇，緊張地把手伸入籠內。手一撥辣翻滾的小東西是什麼呢？

「太意外了，太意外了，是yamame! yamame!」

我翻看魚體，發現兩側有大而光鮮的橢圓形黑斑橫列，另外有很多黑色小斑點分散於整個魚身。我直覺地感到眼前是北海道最受人喜愛的yamabe，或東北、關東地方深山溪流內棲息的yamame剛剛躍出水面，銀鱗映照著夕陽的光景。

老實說，剎那間我聯想到這個「大甲溪鱒魚」，豈不是和棲息於九州、四國方面溪流的enoha，或在關西方面被叫做amago的魚同屬？amago酷似yamame，但是牠有不同於yamame的特徵——體側有無數鮮明的紅點。



大島正滿和泰雅青年抓到次高鱒的快樂表情（大島正滿，1935年）。



用箭射魚的泰雅青年(大島正滿, 1935年)。

以說是溪魚之王，是溪釣人士最樂於垂釣的對象。

現在，讓我們按圖思考大甲鱒的由來。

陸封後維持著幼魚一般形態，因而沒有被叫做「鱒」的魚種amago或enoa，廣泛地分布於日本南部。從這個事實加以推論，我們不禁想起日

在這兒，我想進一步說明。yamame和amago都可以看成鱒魚的幼魚。yamame入海後長大，變成北海道的「櫻鮭」；amago長成成熟魚後，變成琵琶湖的amenowuo，也就是「琵琶鱒」。

yamame和amago魚身上所見的形態、色彩是幼魚所特有的，等到牠長大成熟後，這些特徵會變化，化成鱒魚。但是，河口水溫高，魚不能游入海中，因而被陸封，維持著幼魚的外形進入成熟、產卵的階段。雖然是成熟的魚，營養不良的狀態使牠無法演變為鱒魚的形態。不管是yamame或是amago，這種魚味道絕佳，可

本本土全部被冰河籠罩下，北方極地的巨象猛（mammoth）在日本各地闊步而行的景象。我們也可以推想：極寒氣候曾經侵襲到遠方的台灣島，而當時悠遊於九州一帶海中的鱒魚（即amago的成熟魚），趁機會游到台灣，從島上河口上溯到高山支流的可能性。

這是任何人首先會聯想到的事。不過，這種說法也有難點。為什麼只有台灣北部大甲溪源流才有高山鱒分布呢？台灣南部有黑潮暖流向北奔流，極寒氣候當時能夠把鱒、鮭之類冷水魚送到暖和洋流地域的證據在哪？所以無法一下子就贊同這個假說。

還沒到這裡調查以前，我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，再三向知曉者尋問：魚身兩側有沒有紅點？曾經捕撈過，也吃過這種魚的自然科學者，都齊口說：「有，有漂亮的紅點。一定是amago沒有錯。」

然而，我似乎聽到耳旁有人悄悄地對我說「不是！」

於是，我在泰雅朋友邀請下，跋涉來到深山。一到大甲溪源流(即有勝溪)，我馬上看到身上帶有北海櫻鱒血緣的台灣yamame正在跳躍！從目擊到的事實，我能夠引出什麼樣的結論呢？

手裡抓著所謂yamame，我佇立於卑亞南鞍部，歪著頭思考著。

### 生猛、躍動的鱒

從小就張弓射箭的蕃童 神乎其技令人嘆為觀止

突然來襲的一陣颱風，整整兩天阻止了我們的行程。受阻於卑亞南鞍部，每天在擔心豪雨成災、溪流變得渾濁，正要下溪親近水流與魚影的緊要關頭，使我越想越有無力感。

我們趁風雨暫歇的短暫時間，又上路了，目標是海拔1,751公尺高的平岩山駐在所。今天的行程大約18公里，高差只是173公尺。我們取道雪山山塊與中央山脈之間，穿越美麗高原地帶的越嶺路，旁隨緩緩而流的Kawanau溪(有勝溪)左岸而行，行路間，台灣靈峰次高山和附近的桃山乍隱乍現，仰望著秀麗的高山，忽而左，忽而右地隨流路迴轉。

從鞍部起，就進入西部台中州轄區內，所以是緩緩的下坡路。沿途綠得耀眼的高山、澄清嫵媚的曲流，構成一幅賞心悅目的景觀畫卷。前方看到一棵孤高的鐵杉，聳立於低平的山丘上，假如出現一間白牆紅瓦的別

墅，我一定會想像身在瑞士阿爾卑斯山村中。

繼續前行，有勝駐在所映入眼簾，它的後院臨溪，所種的水蜜桃枝上紅熟的果實纍纍。駐警說，秋深以後在下游長得肥大的鱒魚，已變成尺餘長的成熟魚，爲了產卵開始從下游逆流而上。

連續兩天兩夜的豪雨，似乎已被斧鉞不入的原始的山吸去了罷，水位並沒有增高而且沒有濁水混入。這個大甲溪的源流，被眾多三千公尺級大山環繞下，流經內山的高原，流路途中從右邊源出海拔3,390公尺的桃山的支流Kiyawan溪(七家灣溪)來相會，繼而源出次高山的Sukairan溪(司界蘭溪)匯入，流著，流到平岩山駐在所附近，又有發源於因冰河遺跡而聞名的南湖大山的Kauluwan溪(南湖溪)、發源於北合歡山的Tabok溪(合歡溪)冷冽的水，相繼從左方匯入。

大甲溪流向Saramao鞍部(梨山)北側下方，突然營造出一個大峽谷，一路向西奔騰而流。

上面所提到的各支流有共同的特徵，那就是：溪水冷冽、水清而淺、溪床平闊、流水緩慢。我探視水中的鱒魚很活躍。這是我長久以來夢想著要目睹的神秘的魚。那麼，爲什麼只有大甲溪上游才有呢？我只好這樣自問自答：因爲這的溪流，具備獨一無二的最佳地理條件啊。

在台灣，溪源比大甲溪源頭支流更高、水溫更低的高山溪流比比皆是，但是適於鱒類棲息的水溫，也就是攝氏15度或稍高，而且溪床斜度和緩，水流緩慢的最理想溪流，除了大甲溪上游的支流外，再也找不到第二處。

因爲大甲溪上游的支流，流速緩慢，所以鱒魚所要吃的水棲昆蟲很豐富，加上溪流四周的山被鬱蒼的森林覆蓋，阻止大水沖下，山肌是不含泥土的粘板岩和砂岩，即使有豪雨，水質不會混濁。

大甲溪的這些高山溪流，緩緩流過海拔五千尺以上高地，溪水清冽而富有魚的食物。這是今日的寫照。遠古的年代，台灣高山頂被冰帽覆蓋，冰斗高懸，又有冰河流路，直到陸地的沈降運動啓動的年代，台灣與古大陸塊分離而成爲孤島，這時候，櫻鱒順著南下的極寒海流，從日本海方面遠游到台灣海峽，接著游近西海岸，從此沿著大甲溪上溯到有良好棲息條件的源流。我想，應當如此推論。

過了第四紀的大冰期，原本籠罩於極寒氣候下的台灣，逐漸變爲「常夏之島」。隨著海面的水溫上升，冷水性的櫻鱒逐漸向北方退卻，而來不及退卻的櫻鱒先頭部隊，開始被陸封，一直到今日的狀態。

鱒魚的歷史講到這。等到秋風吹拂的季節來臨，鱒魚要開始產卵了。原來潛伏在下游深淵的成熟魚，爲了尋找淺灘產卵，成群游向上游。

我和泰雅朋友站在溪邊探視著。等到黑褐色的成熟魚閃出魚影時，早已在岩石上張弓等待的泰雅青年，立即射出一支箭。一聲「咻」響處，但見魚身中央部位已被刺到。就這樣，抱卵的成熟魚無法留下子孫，徒然犧牲了。

我親眼看到神乎其技的射魚現場，心中驚嘆不已。進入昭和年代後，泰雅族自古擁有的槍枝早已被沒收的情況下，他們手中僅餘原始的弓箭，成爲唯一的武器，也是獵具。

依照泰雅習俗，男子未成年以前就練習射箭，而技法是這樣地熟練，幾乎是百發百中，令人嘆爲觀止。

他們在山坡上將南瓜之類瓜果往下丟，眾人趁南瓜飛滾之際，搭弓射箭，哦，太準了，南瓜被十幾支箭同時射中，活像一隻刺蝟。旁觀的我們不禁瞠目結舌。

泰雅的神技不限於射箭。「蕃童」(原住民少年)另外有一種武技是投石打獵法。技法一樣是百發百中，甚至空中飛鳥，也是投石的對象，經常在一次投擲之下一隻鳥嘎然掉下。據說，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著名的投手東(Azuma)君是原住民，在故鄉時已練就了一身投石神技，到農林學校就讀後，成爲投手的第一人選。

閒話休提。活躍於大甲溪源流的鱒，因爲魚的形態很像內地的yamame，所以有人乾脆稱爲Taiwan yamame，這個名字還不錯，以後，我爲牠取了「次高鱒」、「次高yamame」等新名。台灣第二高峰雪山已經被昭和天皇命名爲「次高山」，從次高山流下的溪水中鱒魚繁殖。對於新發現的高山鱒，剛榮獲「學術振興會」研究費的我遠征到次高山下，義不容辭地採用值得慶賀的山名，給他冠上「次高鱒」新名。

#### 延伸閱讀

《台灣百年曙光》楊南郡譯著，南天書局出版。

源